

2007 年第 1 期  
(第 27 卷总第 113 期)

贵州民族研究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 1, 2007  
(Vol. 27, General No. 113)

# 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

王 逍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对畲族如何通过文化自觉来寻求经济的转型作了简要分析。一是从观念层面超越“耐劳杂作, 弗事商贾”的传统农本意识、淡化“山野自足, 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理; 二是从实践层面复兴与光大丰厚的山地农耕技术文化、梳理并激活沉寂、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

**关键词:** 畲族; 文化自觉; 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5-05.83: Q988.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07)07-0108-07

## The She's Cultural Introspec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NG Xiao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text recommends briefly about the She how to searc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ultural introspection. One is from the conception level—the She must transcend their traditional farming consciousness which persevered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e but was indifferent to the commerce. And their self-satisfaction, self-enclosed mind must become weaker. The other is from the practice level—aims at reviving and glorifying the abundant mountain farming technic culture, organizing and activating the still but unique cultural legacy.

**Key words:** The She; Cultural introspec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文化自觉”<sup>[1]</sup>(P190-197)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反复强调的主要议题,其主要内涵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适。即对自身文化的渊源、特色及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他文化”的冲击,既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也不是盲目的“全盘他化”,而是在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既不丧失自我又能顺应时代潮流的状态中求得自身文化的发展。美国当代反思人类学大师萨林斯在“何谓人类学的启蒙? 20 世纪的若干教诲”<sup>[2]</sup>(P109-141)的演讲中,表达过类似“文化自觉已成为发展中民族普遍潮流”的思想,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处于发展中的不同民族都在朝着“现代性本土化”的目标迈进,意即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发展,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力求拓展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06-09-07。

基金项目: 2005 年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 浙江畲族经济转型: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 [项目编号: 05Z42]。

[作者] 王 逍 (1967—), 女, 湖南省双峰县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读博士生、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

生存空间。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从单一族群到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面临着文化自觉与经济发展的共同主题。

畲族作为我国东南山区的散杂居农业民族，面对畲汉发展极不平衡、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相分离的现实，如何在扬弃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同样迫切需要畲族主体的“文化自觉”。本文拟对畲族如何通过文化自觉而寻求经济转型作一简要分析。

## 一、超越“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传统农本意识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居农业民族，史载：“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栖茂树，阴翳蔚郁然深曲。”<sup>[3]</sup>至迟在隋唐时期畲族先民就已聚居在“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sup>[4]</sup>的闽、粤、赣交界处，然而随着唐王朝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漳州设立郡治后，汉族移民及其先进生产方式的引入，畲族先民因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经济无法与汉族畜耕农业经济相抗衡，只能陆续向周边的崇山峻岭中迁徙，他们“三三两两、徐徐而行”，“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经过长期的迁徙动荡，迟至明清时期才以“山哈”（山里的客人）这一“迟到者”身份，陆续定居于闽、粤、浙、赣、皖、湘、黔等省的广大山区，与广大汉族交错杂居，实现了从游耕农业到定耕农业的转型，畲族也由聚居民族变为散杂居民族。

畲族的迁徙史既是一部艰辛的山区拓荒史，更是一部壮丽的民族史诗，千年漂泊、千年沧桑！她能在极为严峻险恶的条件下生生不息，源于其坚韧、耐劳的民族品格。定耕的畲民处于经济的弱势、社会的边缘，只能向汉族地主租山开垦或佃田耕种以获取有限的生命能量，他们“茅居偏向陇头结，佃种无辞荒处开”<sup>[5]</sup>，“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畲刀耕举，烧畲火种”。……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sup>[6]</sup>“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颠，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sup>[7]</sup>畲族女性的坚韧、耐劳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妇人……析薪荷畚，旅层崖如平地。……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生子坠地，浴泉间不避风日。”<sup>[3]</sup>“女子不缠足，……常批蓑戴笠，跣足负耒，日与男子同耕种。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只哺儿一次。”<sup>[8]</sup>更有甚者：“生子三日即强负至田畔，悬于树。躬耒耜不懈。”<sup>[9]</sup>正是因为无数畲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国东南山区的莽莽丛林、荒岭僻野才化为山间秀陌、茶园粮仓。

但是一个历史上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又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群，自然只能行走在市场的边缘，被动地接受商品经济的浸染。因而畲族坚韧、耐劳的民族品格中又同时蕴含着对商品经济的隔膜与澹然。清初不少畲村尚保持着“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的太古遗风。<sup>[10]</sup>康熙年间福建漳浦畲民“民不外劳，役宽务简，地广野丰，民勤本业。”<sup>[11]</sup>长汀畲民“汀人安稼穡，少营商贾，富民守禾亩，贫夫力山畲。”<sup>[12]</sup>光绪年间侯官县畲民“执业甚微，多缚麻稿为扫帚，挑往城廓各处贩卖，耐劳杂作，弗事商贾。”<sup>[13]</sup>而同时代的浙南畲民“男女皆力穡，时或负薪鬻于市。”<sup>[6]</sup>据魏蓝《畲客风俗》所载，清代浙西南畲民“凡物与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sup>[14]</sup>畲民之商品观念可见一斑。直至民国年间，畲民与市场的联系仍然滞留在“互通有无或物物交换”的层面，即将畲区土产如竹器、蜂蜜、柴薪等运至市场，“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sup>[15]</sup>他们在有限的市场交易中，既没有等价交换的概念，更没有价值规律的意识，市场只是一个与汉人以物易物解决生活所需的空

讲信用,平时畲民‘予取予求’,不给一钱,一到农产登场,就要本利归还,一文不欠。此种商业,几近盘剥,很不道德,却很为稳固,故汉人做这种生意的,颇不少。<sup>[16](P59)</sup>德国学者史图博上世纪20年代末在浙西南调查时发现:“买卖”对畲民而言是纯粹的与汉族商贩的以货易货行为,因而他们甚至对“买卖”这一词语亦非常陌生,“在云和县他们不说‘买卖’而说‘换’;在景宁县他们用个‘兑’字。<sup>[17](P31)</sup>可见畲族是一个力本务农、疏离商业的民族。

畲族滞后的商业意识延续至解放初期,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畲族调查发现:景宁东弄畲村从来没有自己的商人,也没有自己的经济贸易中心,畲民日用品向汉商购买,畲民的土产如木材等都是由汉商收购;浙江平阳王神洞畲民也没有从事商业的,该地盛产木材、毛竹等,有畲民为汉商放木排、竹排运送木材和毛竹至温州,但自己却没有从事这种买卖的;浙江泰顺司前、竹垌畲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交换极少;福建宁德、罗源八井、福安等地畲民亦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畲族没有自己的专业商人;广东各地畲村也基本没有畲民经商。几乎各地畲村的挑货郎亦都由汉人承担。总之,畲区始终没有发育出本民族的专业商人和自己的民族市场。<sup>[18](P10-138)</sup>

“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历史惯习仍深藏于当今畲族深层文化结构中,并以惊人的历史连续性呈现于当今广大畲民的日常行为习性中。耐劳,固然是其优秀的民族品质,可以升华为经济变迁的动力,而与之相伴的农本传统却深深地制约着今天畲族的经济转型。长期淡薄的商品意识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使畲族在现代性追求进程中缺乏制度创新的文化资源禀赋。因此,如何超越自身根深蒂固的农本意识成为畲族主体文化自觉的首要重任。因为“从本质上说,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文化观总是阻碍着市场导向的乡村非农经济的发展。<sup>[19](P147)</sup>畲族若能从文化自觉的高度突破和转换与现代性相抵牾的定势思维,将耐劳的品质从传统农本意识中剥离出来,以山区拓荒者坚韧、耐劳的精神去接受商品观念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挑战,其商品意识和市场博弈能力必然会逐渐累积与加强。如果依然执着于传统小农“勤于农耕、疏于商业”的文化惯习,势必永远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难免沦为现代经济浪潮中的边缘人。

## 二、淡化“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里

畲汉之间因交错杂居必然形成长期的民族互动,畲族社会变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畲汉关系史。然而在封建的华夷秩序下,在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畲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资源上都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畲汉之间的文化互动又呈非对称性和极不平衡状态。总体上是畲族全方位地接受汉文化的涵化。在被汉文化涵化的动态过程中,作为弱势族群的畲族交织着复杂、矛盾的民族心里,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呈二律背反特征:既强烈自尊又屈从命运;对主流文化既仰慕又抗拒。一方面,畲文化对汉文化保持着某种开放的心态,以羡慕的姿态而主动吸纳汉文化。

畲族从游耕到定耕的转型无疑源于对汉族先进畜耕农业生产方式的主动采借。畲族文化表征的消失不排除有封建大汉族主义者强迫涵化或机械涵化的外力因素,但在较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传播的优先法则而自然涵化的结果。例如,据道光年间《建阳县志》所载:“近惟嘉禾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sup>[18]</sup>由此可以反观畲族对主流文化的倾慕心里。再如光绪年间刑部主事钟大焜为修钟氏连环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走访看到山民(畲民)被汉人歧视性地称呼为“畲”时,山民不服,引起争端的情况,他旋即发布告示,“向山民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sup>[20](P15)</sup>钟大焜所采取的机械同化虽然并不能改变畲族的时代命运,但他的举动却体现了一个封建官员企图将华夏边缘族群纳入华夏大一统文化圈之中所作的有限努力。而畲民的“无不踊跃乐从”则反映了畲民对主流服饰文化的

积极姿态。事实上，越是互动较深的畲汉交接地带，畲族表征文化就消失得越快，畲汉之间文化同质性成分就越多，这多少证明了畲族对汉文化的开放心态，正是这种族群互动的开放心态，奠定了今天畲族经济转型的精神源泉。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畲文化在开放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隐性的族群封闭心理，对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抗拒。

在长期的不对称的畲汉互动中，基于封建大汉族主义者的民族歧视和自己的华夏边缘处境以及山区独特生态的自然屏障，畲族本能地构筑起一道以远离汉人而维持民族自尊的心里防线。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俗文化都传递了这样的文化信息。正如《瑶民纪略》所载：“（畲民）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sup>[43]</sup>这反映了历史上的畲族因倍受民族歧视而对汉族官绅产生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又泛化到一般的民族交往，以至于“老死不入城廓”，因恐惧而躲避，因躲避而自闭。而畲族《高皇歌》则唱道：“女大莫嫁华老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sup>[21]</sup>。这实际是通过歌谣传唱的形式不断强化“汉人是如何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醒和告诫子孙：畲汉通婚是违背祖宗和父母的忤逆之举。这体现了畲族试图通过民族内婚的壁垒而躲避与汉族深度交往的文化心态。此外，畲族过去的“排行”与“隐语”习俗也体现了类似的民族心理。畲族男女都有排行，男称郎，女称娘。蓝姓为“大、小、百、千、万、念”六字一循环，而雷姓则缺“念”字，五字一循环，至于钟姓则缺“千”和“念”字，四字一循环。过去畲族与陌生人相遇时，首先运用隐语、秘语等来考察是否是“我类”，回答正确就是我族人，盛情接待。例如，若问“你根竹子破几开？”若回答“破六开”就是蓝姓，“破五开”就是雷姓，“破四开”为钟姓等等。<sup>[22] (P224)</sup>如果说畲族独特的“排行”习俗，体现了畲族的家族伦理文化和强烈的族群认同，但与之相关的秘语、暗语则无疑交织着族群排外情绪和封闭心理。

随着新政权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畲族文化心理二律背反的特征已日趋淡化，然而封建大汉族主义者历史上将畲民斥为“盘瓠遗种”的民族歧视而导致的畲族民族心灵创伤和民族隔阂的阴影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弭。正是由于长期边缘化的历史遭遇以及客观的山区生态，“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态仍然残存于当今畲民的行为习性中。在社会转型期表现为对传统山地农耕乐天知命式的热情和执着，对现代性本土化追求和民族经济互动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民族内婚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这些都构成畲族经济转型的羁绊。

族群封闭心态不利于对新技术、新知识的采借，阻碍着畲族经济的变迁与转型。过于强烈的族群意识、高度的族内婚以及教育资源的稀缺等，导致畲民囿于亲缘和地缘的“强关系”社会网络之中，群体的结合以初级群体居绝对优势，而次级群体较少，这虽能使群体成员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心灵的慰藉，但信息资源不丰富，因而相对汉族而言，畲民社会网络较不发达、向社会上层流动机会较少、社会资本较匮乏。例如，盛产优质惠明茶的浙南景宁鹤溪镇畲族茶农，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因而只能普遍卖茶青于公司，获取较少的初级利润，而盛产优质铁观音的闽南安溪西坪镇的汉族茶农却没有一家卖茶青的，普遍兼有深加工，并形成遍及全国的销售网络。

可见，惟有畲族主体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淡化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族群封闭心理、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加强族群互动，才能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从隋唐以来的畲汉关系史证明：对汉文化的大量采借是畲族社会变迁的动力。在信息时代，族群间的交流与互动具有更新的意义。在畲汉互动中，汉族的价值观念、技术信息与畲族的山区资源、劳动力构成互补、共生关系。畲汉族群间的通婚，有助于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深度互动，尤其有利于畲族拓展社会网络、增进社会资本。总之，惟有加快畲汉互动的频率、深度及广度，融民族发展和区域发展为一体，畲族的经济转型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 三、复兴和光大丰厚的山地农耕技术文化

畲族的文化自觉不仅要善于从观念层面克服不利于经济转型的文化惯习,但更要善于从固有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经济转型的资源。畲区拥有丰富的松、杉、柏、樟、楠、栲、榕、栎、桐等林业资源以及红苏木、马仙蒿、黑龙须菌等野生植物 1000 多种;长时段栖息于山区的畲民,基于对山区生态的文化适应,逐渐摸索并习得一整套的山区农耕知识体系,累积了丰富的山地耕作经验和驾驭山区资源的能力。他们能根据当地地貌、地势和气候进行立体式农业开发,栽培了多层次、多品种的山地经济作物:“所树艺曰 A 米,实大且长,味甘香,所产姜薯蕷豆菇笋品不一,所制竹器有筐篚,所收酿有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sup>[43]</sup>他们拥有发达的山地植物分类知识、传承着丰富的中草药如杜仲、厚朴、天麻等栽培技术及鉴赏经验。景宁还是“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素有“菇乡”之称,所产香菇在明代即为贡品。自唐代始,福建汀洲畲民即擅长种植优质的土布染料——蓝靛,以后这一古老的技艺又随着畲民的迁徙而播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畲区,成为明清时期该地的传统种植业之一。畲民亦擅长种植苧麻,畲寮又有“苧寮”之称,畲族有“家家种苧,户户织布”之俗,闽东、浙南畲区尚流传着古老的《种苧歌》<sup>[23](P36-40)</sup>,以歌谣的形式传承着种苧的乡土知识。此外畲民还擅长精致美观的刺绣、编织、蜡染、剪纸等传统工艺。

然而,畲区最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作物还数茶叶。温暖湿润的东南山区生态孕育了畲族悠久的茶文化历史,畲民不仅日不离茶,以茶为俗、以茶为歌,而且畲山无园不种茶,畲区自古产佳茗。早在唐代,闽西畲族就种植了茶叶,宋代武夷山畲区盛产质量上乘的武夷岩茶,范仲淹《茶叶歌》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纵古栽”之赞叹。广东畲区石鼓坪乌龙茶有“中国奇种”之称誉。<sup>[24](P244-247)</sup>闽东畲区的茶叶亦是源远流长,质地优良,位于福建宁德、福安交界处的猴墩畲族村,因受近代“五口通商”时期福州城商品经济的浸染以及畲汉之间的互动,在清代咸、同年间形成闻名遐尔的茶叶集市,畲民雷氏家族曾兴办过三个茶庄,成为寥若晨星般畲民经商的成功范例。<sup>[25](P82)</sup>明清时期,浙南畲区还以茶谚的形式广泛传承着有关茶叶的乡土知识,例如云和、文成有茶谚云:“清明发芽、谷雨摘茶”,“天早赤霞,没水烧茶”,“园脚种茶,年年好采芽”等,景宁惠明茶早在 1915 年即荣获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sup>[26]</sup>

悠久、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和温暖湿润的茶区生态环境所迸发的经济活力,自开放政策后,在部分畲区已崭露头角。例如,上世纪 80、90 年代闽东北的政和功夫、坦洋功夫、白琳功夫茶,都是畲乡名茶,驰名国内外市场。宁德畲山猪母石绿茶,在 80 年代末出口高达三十万箱。<sup>[24](P244-247)</sup>至于 90 年代惠明茶的大规模复兴,现已构成景宁经济增长的亮点。惠明茶“公司加农户模式”则成为景宁畲民告别贫困、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尽管目前惠明茶还未形成统一的品牌以及实行相应的产地保护,传统惠明茶文化资源蕴藏的经济潜力还有待于充分的挖掘。但是畲族丰厚浓郁的农耕技术文化积淀和畲区资源,蕴涵着经济转型的巨大潜力则是无疑的。畲族传统的生产技艺完全有望在现代消费市场中复兴和光大,为畲族实现由商品化程度较低的传统经济向规模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经济的转型提供契机。然而,畲族能否依托悠久的山地农耕技术文化积淀顺利实现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畲族主体能否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自身文化特质进行深度反思,能否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地寻找因地制宜的山林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畲族主体的文化自觉,才能内生出一种群体的创新组织,推动经济的变迁。

### 四、梳理并激活沉寂、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

根据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实质,日益面临着变迁、消逝的畲族传统文化亦值得反思。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有赖于全社会众多力量参与的复杂工程,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体畲民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畲族主体通过“民俗文化再生

产”的方式唤醒、激活自身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使之嬗变为经济转型的文化资源。

事实上“民俗文化再生产”是20世纪世界各地许多民族追求“现代性本土化”努力的重要方式。例如，日本的阿依努人通过旅游生产和各种节日恢复、展演着他们的饮食文化、民俗仪式、手工艺制品等；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在政府的鼓励和直接参与中，当地民间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花样繁多的文化艺术节的展演而复活，并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服饰、饮食、习俗等日常生活中，其民族传统在现代性实践中得到保护与弘扬。<sup>[27] (P322-324)</sup>可见，传统文化通过“民俗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得以“复制”、“重塑”乃至“再编码”，这不仅维护了民族传统、张扬了民族个性、增加了族群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传统与现代二者在现代文化消费市场中完成了相互的融合，传统也因此由静态向动态转化，在穿越历史的时空中流动起来，成为经济转型的文化资源。

畲族独特的民俗文化亦蕴涵着经济转型的丰厚资源。因长期处于正统的汉文化辐射的边缘，又劳作于青山绿水之间，与汉民族相比，畲族少了几分内敛和矜持，而多了几分奔放与洒脱，这种洒脱、乐观的民族精神气质渗透于畲族日常生活习俗中，他们俗不离歌、以歌代言、以歌传情、以歌叙事、以歌为文，堪称歌的海洋。他们甚至用歌声化劳作的艰辛为抒情的韵律：“其出而作，男女必偕，皆负耒负薪于青嶂绿野间，倚歌相和。”<sup>[28]</sup>畲族的“作表姐”、“迎亲家伯”“拦赤郎”、“借镬”、“举位”以及“新妇出阁与新郎同持一缴，步行至乾宅，沿途唱歌取乐，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sup>[29]</sup>等充满着诙谐、欢乐的婚嫁习俗，宛如一出浪漫的歌剧。而以歌代哭的葬俗更渗透着该民族豁达的生命观和独特的终极关怀。畲民在民族诗史《高皇歌》中以舒缓的语调吟唱着历史的沧桑，化沉重为恬淡、以达观诠释着悲情。这种洒脱的民族气质迄今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利于人们物质与心灵的和谐。畲族别样的民俗事项与洒脱的民族气质，构成一幅独特的民族风情画，成为旅游经济的潜在资源。

畲族主体这种“民俗再生产”式的文化自觉在部分畲区已初显端倪。据笔者田野调查：浙江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经地方政府和民间精英的协同努力，利用东西岩风景区自然景观与畲族民俗风情的融合而开创的农家乐旅游模式，不仅唤醒了沉寂的畲族传统，而且其经济利益真正被畲民百姓所分享。该社区已初步成为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整合的成功个案。浙江武义柳城畲族镇一年一度以畲族民俗展演为核心的宣莲节，可谓畲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相容共生的象征。湖南炎陵县旅游局通过网络招商引资、兴建畲族文化园的举措，则体现了地方政府期望从民俗文化中寻求畲族经济转型的发展思路。

综上所述，从文化自觉层面来思考畲族的经济转型，大致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观念层面的文化自觉是畲族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

因为畲民是畲族制度创新、经济变迁的主体，只有主体作深度观念的变革，才能清除其深层文化结构中阻碍经济变迁的消极因子，从而内生出畲民自己的群体创新力量来推动经济的变迁。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种物质资源的变动关系，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它必然受到现存的，并且不断演变着的制度化了的，文化价值标准的约束。”<sup>[30] (P37)</sup>“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sup>[31] (P15)</sup>

另一方面，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是畲族经济转型的现实条件。

从现实维度的畲汉经济关系来看，畲族经济发展如同其他许多农耕少数民族一样，具有显而易见的“后发劣势”和“路径依赖”现象，如果从畲族自身传统资源中寻求发展的契机，则能相对减少这种“劣势”和“依赖”的程度。首先，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而言，传统资源的复兴，一般具有较强的自然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sup>[19] (P325)</sup>；其次，合理开发畲民的乡土知识，有利于强化畲族社区间经济行为的模仿与扩散效应，从而大大节约制度创新的成本，加速经济变迁的进程。再者，从传统资源中寻

求发展的模式,不仅有益于经济增长与社区环境的协调,符合可持续的新型的经济发展观,而且与畲民的“安全理性”兼容,有利于减少经济变革的阻力,因为:“从农民生计的角度看,对安全感和生存意识的重视,远远高于对最大化收益的需求。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因素和革新导致的风险。”<sup>[30] (P413)</sup>对畲民而言,依托熟悉的传统资源而变革的安全性相对引进完全陌生的新制度的安全性自然要高,前者更利于畲族经济的顺利转型。

总之,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畲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与深度反思,有利于实现畲族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传统与现代的协调整合、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在此基础上谋求的畲族经济转型既符合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的内在逻辑,更符合以人为本,自然与社会和谐、双赢的新型现代性追求。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2] 马歇尔 萨林斯著, 王铭铭, 胡宗泽译. 甜蜜的悲哀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3] (清) 范绍质. 瑶民纪略, 见李绂. 汀洲府志, 卷 41, 艺文记 [Z]. 同治六年重刊本.
- [4] (清) 杨 澜. 临汀会考, 卷 1, 山川考 [Z]. 光绪四年刊本.
- [5] (清) 褚成允. 遂昌县志 [Z]. 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 [6] (清) 周荣椿. 处州府志, 卷 24, 风土 [Z]. 光绪三年重修本.
- [7] 胡先啸. 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 科学 [J]. 1923, 第 7 卷, 第 3 期.
- [8] (清) 江远清、江远涵. 建阳县志, 卷 2, 舆地志 附畲民风俗 [Z]. 道光十二年刊本.
- [9] (清) 黄联玉. 贵溪县志, 卷 14, 杂类轶事 [Z]. 同治十年刊本.
- [10] (清)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第 16 册, 福建闽山寇议 [Z]. 广雅书局, 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 [11] (清) 林登虎. 漳浦县志卷 1, 方域志 [Z]. 康熙三十八年修.
- [12] (清) 恩煜. 长汀县志, 卷 30, 风俗 [Z]. 康熙五十七年修.
- [13] (清) 吕渭英. 侯官县乡土志, 卷 5, 人类和地形略 [Z]. 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 [14] 魏 蓝. 畲客风俗 [Z]. 日本东京清国留学会会馆刊本, 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 [15] 王虞辅. 平阳畲民调查 [Z]. 浙江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 1934.
- [16] 沈作乾. 畲民调查记 [J]. 东方杂志, 1924, 第 21 卷, 第 7 号.
- [17] (德) 史图博, 李化民.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M]. 武汉: 中南民族学院重印, 1984.
- [18]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 [Z].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 [19] 龙远蔚.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20] 福州. 华美报 [N]. 己亥 (清光绪二十五年) 四月, 第 17 号.
- [21] 凌纯声. 畲民图腾文化研究,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C]. 1947, 第 16 本.
- [22] 蒋炳钊. 畲族史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 [23] 雷恒春. 中国民族文化大观 畲族编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24] 施联朱雷文先. 畲族历史与文化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 [25] 蓝炯熹. 畲民家族文化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26] 吴吕熙等修柳景元等纂. 景宁县续志, 物产篇 [Z]. 民国二十二年刊本.
- [27] 麻国庆. 走进他者的世界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 [28] (清) 周 杰. 景宁县志, 卷 12, 风土 附畲民 [Z]. 同治十一年刊本.
- [29] 王 韧. 建德县志, 卷 3, 风俗志 [Z]. 民国八年刊本.
- [30]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 [M]. 人民出版社 2001.
- [31] (法) 弗朗索瓦 佩鲁著. 张宁等译. 新发展观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廖 建)